

我的被爆体验

吉富 安美

原子弹爆炸那年，我 16 岁，相当于现在高中一年级学生，当时是伊商(伊万里商业学校的简称)4 年级的学生。

座落于长崎市大桥町的三菱兵器制作所大桥工厂，离原子弹爆炸中心地仅仅 1 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工厂从伊万里商业学校招收学徒，组成勤劳报国队到长崎劳动。

随着战争的白热化，由于劳动力不足，相当于现在初中二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被叫去各地修建军用公路，挖隧道。学校处于半停课状态，每周只要去两三天就可以了。

我从初中三年级的第三学期开始，告别父母兄弟，到离家很远的长崎劳动了半年。

伙食是豆渣和萝卜的杂烩，现在常见的白米饭当时几乎看不到。成天吃不饱，拉肚子的人也很多。可是，大家就算瘦得不成样子，也要为日本努力工作。

工作的内容是制造战争用的大型炸弹（这是一种被叫做“空中鱼雷”的，搭载在飞机上，和驾驶员一起撞向敌方军舰，使其沉没的炸弹）。大家都顾不得休息，夜以继日，拼命地做着这种完全陌生的工作。

我在距工厂 700 米左右的工厂里工作，设在山谷隧道里。这个隧道有六个 200 米的天井连起来那么长。重要的机器都隐藏在这里，不为外界觉察。在工厂正中央，密密地排列着旋盘，是用来制造空中鱼雷需要的重要零部件。

那时，每天都有美军的空袭。每到这个时候，被动员到总厂(三菱兵器制作所大桥工厂)干活的女学生们就停了手上的活儿，到我们所在的隧道工厂里避难，直到敌人的轰炸机离去。

8 月 9 日，原子弹爆炸的那天，从早上开始，空袭警报就响个不停，许多人都集中到隧道工厂里躲避空袭。10 点半过后，警报改成了警戒警报。

过来避难的人们正估摸着是不是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工作的时候，那颗万恶的原子弹就从天而降。

原子弹爆炸的时刻，是决定命运的 11 点 02 分。

突然，隧道里的灯灭了，一片漆黑。

这时候，在 100 米前方入口处，“叭”地一道耀眼的亮光，呼呼作响，发出象强台风来时凄凉的声音，爆风猛地刮进了山洞。

洞口附近的人们发出凄惨的叫声，被爆风刮跑了。

“新型炸弹来了——”不知谁这么叫起来。

机器被夹在土里，一动不动。

三天前，风传广岛被大型炸弹夷为平地，当时还没有确认那就是原子弹，只知道是颗威力巨大的新型炸弹……黑暗中，恐惧让身体不由自主地不停颤抖，“今后会怎样？”我和朋友悄悄地议论着。

过了一会儿，先前在隧道里避难的女学生们重新逃回隧道。原来，她们在回工厂的途中遇上了原子弹爆炸。

借着微弱的光亮，只见她们顶着一头烧焦的乱蓬蓬的头发，身上和脸上的皮肤被火烧得肿起来，整张脸象幽灵一样可怕。

因为事情发生地很突然，找不到药品和绷带，她们只好用手帕捂住伤口，逃回了隧道。当时，她们只有十五、六岁，比在座的各位稍大些。当时有很多和她们一样年轻的学生。

没有处理伤口需要的药品器具，只能说“坚强些……再坚强些”之类鼓励的话。一定很热吧，很疼吧，很可怕，十分可怜。

而且，这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在隧道里，所以没有受伤。过了一会儿，在负责人的指挥下，带着对伤员的牵挂，我们沿着铁路线上路了，朝20分钟路程外的宿舍走去。

建筑物全部倒塌，成了一片火海，公路无法通行。我和4、5个朋友一起沿铁路前进。铁路上的枕木也被烧光了，不断地冒着烟。我们小心翼翼地绕过冒烟的地方，向前走去。

那天一大早，晴空万里，太阳毫不留情地照着大地，是个炎热的夏日。原子弹爆炸后，升起了火柱和黑烟，午后的长崎上空，一片阴霾，躲在阴霾背后的太阳看上去像个黄色的圆球，有气无力的，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

青青的草木被烧得片甲不留，铁路沿线上堆起了烧成黑炭的尸体，横七竖八，分不清是男是女。

时值盛夏，大家都穿得很少，许多严重烧伤的人们一边捧着焦黑的面目全非的脸，一边摇摇晃晃地到河边找水喝。河边聚集了很多这样的人。河里漂浮着牛、马和人的尸体。烧伤的人们都在向我们要水喝，可是我们无能为力。

据说人的烧伤面积如果达到一半以上，就没有生存下来的希望。烧伤严重的情况下，会口渴想喝水，而过量饮水也会导致死亡。眼前的这些人，“我想喝水”，只要是水都可以，于是，喝着漂着油的河水死去了。这情景真象地狱一样悲惨。

终于，我们回到了宿舍。木造的房屋已经烧塌了，只剩下继续冒着的黑烟。

疲惫不堪地下了夜班回来的朋友们，在睡梦中，有的被爆风连人带被褥刮到田野里，或是被压在倒塌的房子下。

我们在陪同老师的指导下，没有受伤的身体还好的人去大桥工厂寻找同学，并把他们送回家乡伊万里。

放眼望去，长崎被一片火海包围着。制造空中鱼雷的兵工厂巨大的屋檐，被压得扁扁的；钢筋象糖棍儿化了一样扭曲了；巨大的煤气罐严重倾斜，烟囱被吹断，被爆风吹过去的人们象杂技演员一样吊死在半空中。

这个工厂在离原子弹爆炸中心地不到一公里的现在的长崎大学校园内，我为了寻找同伴，也完全暴露在被称为“死灰”的放射线里。

傍晚时分，迎接我们的临时列车，开过来了。

缓缓地，机车部分向后，象推过来的样子。

火车在我们等待的地方附近，停了下来。前方，铁桥断了，无法通行。

那地方在现在的浦上车站靠近大桥的方向，离浦上车站还有一段距离。

久等在车站上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朝列车奔去。有人喊“伤病人员优先”，于是受伤的人，烧伤的不能自己走的人，被抬上临时做成的担架或是被人背着先上了车，千辛万苦地被安顿在椅子上。被挤出车厢外的人被推进了运货的火车。

好容易挤上的火车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装满了人，象沙丁鱼罐头一样。伤员中如果有一个人动一下，就会碰到旁边的人身上的伤口，于是大家一起喊疼。被玻璃扎得浑身是血的人，被火烧得面目全非的人，痛苦地呻吟着“杀了我吧……”。还有人声嘶力竭地喊着“水、水”，最后吐血身亡。没有受伤的人们，有的终于无法忍受车内的高温和血腥味，呕吐不止。

火车象地狱一样。

被落在站台上的人们，有的因受放射线或热线的辐射，倒在地上动不了，许多人相继死去。

在这种痛苦的长时间乘车途中，死者和伤员被沿途安置到可以收容他们的医院里。这样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第二天早上，火车到达了有田车站。

我的同学T君被严重烧伤，一直痛苦地伏在我的脚边。火车到达早歧车站的时候，怎么喊他，他也没有反应了。

因为广岛和长崎被投了两颗原子弹，不久，一个星期后的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了，日本宣告投降。

投在广岛和长崎的两枚原子弹，使受害人数达到70万人以上，30万以上死亡。现在，每年还有6000人以上的受害者死亡。

全国约有30万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他们平均年龄70岁以上，因受辐射影响，许多人得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后遗症而长期住院，饱受病痛折磨。

我们一班同学和率领我们的老师一共90人中，有12人当场死亡，还有三分之一，大约35人，之后不久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我也经历了好几次住院，成了医院的老病号，幸运的是现在身体已经慢慢恢复，今天才能站在这里和大家交流。

许多没有受伤的，原本身体健康的人们，如果哪天生病了，都会不由得担心，会不会是原子弹造成的，最后导致精神上留下了后遗症。

对于幸存下来的人来说，原子弹是一个让大家谈虎色变的東西。

现在，世界上有3万枚核武器（7个国家是核武器拥有国）。据说，这些核武器的破坏性是落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的5—100倍。

在广岛和长崎发生的原子弹爆炸，制造了“人间地狱”。

原子弹爆炸瞬间放出的热线烧死了很多人，暴风造成爆炸中心周边2、3公里以内的建筑物全部倒塌，来不及逃出来的人们被压死在房屋底下，或是被火烧死了，

原子弹爆炸还放出大量肉眼看不见的辐射，从“灼热地狱”中逃出生路的人们都遭受过这种辐射。

原子弹爆炸后一个星期，掉头发，牙龈和鼻子出血，皮肤上起了紫色的斑点，最后发高烧死去。出现这些症状的疾病被称为“急性放射线病”。

核武器是个恐怖的、代表邪恶的兵器。

我们这些核武器受害者，都在努力为地球上早日消灭核武器，不懈努力着。

请大家好好学习原子弹爆炸和战争的历史，请在心里牢记战争的无情与和平的珍贵，并向更多人宣传维护世界和平。

消灭欺负同学和校园暴力现象，大家团结友爱，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努力学习。

今天，在这个体育馆里，正在举办“原爆和人类”的图片展。

广岛和长崎卷入了这场灾难，原子弹有多么恐怖，它带来的后果有多么悲惨，和平的生活多么珍贵，我想大家也和我一样深有感触。

请好好参观，并回去告诉你身边的人。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倾听。